

明代鄉會試詔誥表公文考試析論

侯美珍*

（收稿日期：106 年 6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6 年 10 月 17 日）

提要

本論文使用歷史文獻分析法、統計法，探討明代公文考試。詔、誥為上對下之公文，表為下對上公文，詔、誥、表之公文考試，主要施用在鄉、會試第二場中。本論文首先交代了公文考試之遞變，概介紹、誥、表三種文體，以作為論述基礎。續則闡明考試公文在科舉制度設計上之立意，並呈現科場偏重首場經義，公文非取中的關鍵，但仍需加關注、備考。科場雖規定得於「詔、誥、表內科一道」，但自明初始，考生即偏愛選表題，僅少數選詔、誥作答。明中葉後，益加獨重表文，不但試錄程文僅選表文為式，科舉用書亦多為表文選集。本論文亦從文體特色和科場競爭，分析偏重表文之故。

關鍵詞：科舉、公文考試、鄉試、會試、明代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今日遴選公務人員，必須考試應用文、公文寫作，古代掄才亦然。漢代以察舉選拔人才，間或實施考試。東漢安帝（94-125）時，胡廣（91-172）被察舉為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¹王應麟（1223-1296）推測此為章奏試士之始。²東漢順帝（115-144）陽嘉元年（132），左雄（？-138）亦嘗建議以考試甄別察舉所得之孝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³唐張昌齡（？-666）貞觀20年（646）考中進士，次年蒙唐太宗（598-649）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⁴獲太宗之青睞、擢用。王應麟以為此乃試詔之始。⁵唐代進士科考試，主要是考試帖經、雜文、策文三場。「雜文」所試為何？徐松（1781-1848）作《登科記考》云：「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⁶可見在天寶（742-756）以前，雜文或出箴、銘、論、表等。如唐顯慶4年（659），「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26年（738），「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⁷

宋代科舉考試制度經常調整，科場或考詩賦或否。因表箋等公文，「皆詩賦之苗裔」，「詩賦盛，則刀筆盛」。⁸故科場考詩賦時，並不乏代王言的人才。宋神宗（1048-1085）時王安石（1021-1086）推動新法，改革科舉，於熙寧4年（1071）罷詩賦、試經義後，因「今進士純用經術」，「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誥駢麗選」，於是三省奏言設宏詞科，試以詔、誥、章表、箴、銘、賦、頌、敕、敕、檄書、露布、誠諭等應用文，以網羅能「能

¹ 南朝·范曄：〈胡廣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44，頁1504。

² 宋·王應麟：〈表〉，《辭學指南》，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卷3，頁966。

³ 南朝·范曄：〈左雄傳〉，《後漢書》，卷61，頁2020。同書，卷6，頁261，〈順帝紀〉載「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卷44，頁1506，〈胡廣傳〉作「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文字雖微有出入，皆指出因儒生、文吏身份之別，分別考試經學及箋奏、章奏等公文的現象。

⁴ 五代·劉昫等撰：〈張昌齡傳〉，《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190，頁4995。

⁵ 宋·王應麟：〈詔〉，《辭學指南》，卷1，頁958。

⁶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卷1，頁84-85，永隆2年（681）處載。

⁷ 宋·王應麟：〈表〉，《辭學指南》，卷3，頁966。

⁸ 宋·王銍：〈四六話序〉，《四六話》，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1冊，頁6。王銍生卒年不詳，為北宋末、南宋初人，序末署宣和4年（1142）作。

駢儷」、「記故典」之「文學博異之士」。⁹自北宋哲宗（1077-1100）紹聖 2 年（1095）實施至南宋末，長達百餘年，後人泛稱為「詞科」，實則科目名稱從「宏詞科」改成「詞學兼茂科」、「博學宏詞科」到「詞學科」，考試的內容、規定也幾經調整，但其設科之目的，則皆為拔擢起草詔誥文書、代王言的詞臣。

至金、元時期，雖為外族統治，仍用科舉取人，考試亦含應用文、公文。金代設宏詞科，試詔、誥、章表、露布、檄書、誠諭、頌、箴、銘、序、記等。¹⁰元代科舉，蒙古和色目人不考公文，公文見用於漢人、南人第二場考試中。皇慶 2 年（1313）所頒初開科舉詔令，規定「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¹¹經罷科舉，至元 6 年（1340）決議復行科舉，定：「第二場古賦外，於詔誥章表內又科一道。」¹²

回顧以往以應用文、公文試士的歷程，可見因任官、為臣需具備詔、誥、表等公文寫作之能力，故掄才時試以公文，由來已久，明代科舉考試亦然。明各級考試，殿試僅以策題試士；鄉試以下的縣、府、院試，歲、科考試等小試，主要以《四書》義為主，兼或試以《五經》義，偶或試策、論等，小試中較少用詔、誥、表等作為考試內容。故明代公文考試主要施用於鄉、會試第二場中，第二場除作論題一道、判語五條外，考生必須從詔、誥、表等公文中，擇一作答，爾後逐漸棄詔、誥不作，選作表文。（詳後）

詔、誥、表作為秦、漢以來通行已久的公文，經常應用在行政溝通上，亦常見收於文章總集中，尤其是表文，具文采，用途廣，數量多，如〈出師表〉、〈陳情表〉、〈諫迎佛骨表〉皆膾炙人口，故亦不乏研究論著，或以人、以篇、以朝代為對象，或從文學、文體的觀點，或從行政、官文書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據筆者所見，並未有結合科舉加以考察者，故本文以「明代鄉會試詔誥表文考試析論」為題，運用歷史文獻分析法及統計法，探索詔、誥、表等公文在科場上的出題，以及作為考試文體，如何影響考生的學習、備考。本課題的研究意義，在文體學領域方面，由於先前未曾關注詔、誥、表等公文在明代掄才時之作用、演變，本論文可裨補此之不足，增進對公文文體的認識。在科舉學領域，則有助於提升對明代科場實施公文考試的研究，對於其他朝代公文考試、舉業文體的探討，也可供參照、比較之用。

⁹ 宋·葉紹翁：〈制科詞賦三經宏博〉，《四朝聞見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甲集〉，頁 24。元·脫脫等撰：〈選舉二〉，《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卷 156，頁 3649。

¹⁰ 元·脫脫等撰：〈選舉志〉，《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卷 51，頁 1150。

¹¹ 明·宋濂等撰：〈選舉一〉，《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卷 81，頁 2019。

¹² 明·宋濂等撰：〈選舉一〉，《元史》，卷 81，頁 2026。

二、明代公文考試及詔、誥、表文體

洪武初舉行鄉、會試，洪武3年（1370）5月頒〈科舉詔〉，因需才孔亟，連開科舉，共舉行四次：3年8月鄉試，4年2月會試、8月鄉試，5年8月鄉試，洪武6年正月即因未能得人而暫罷科舉。¹³

洪武初三次鄉試，未見試錄流傳，獨洪武4年會試錄猶得傳世，¹⁴得以考察實施情形。該科試錄第二場載有論題及詔、誥、表各一題，可藉以得知，洪武4年會試公文考試已是「詔、誥、表內科一道」。由於向來鄉、會試所試內容多一致，明會試「所考文字與鄉試同」。¹⁵因未見朝廷有修正、更易考試內容的記載，可類推洪武4年、5年鄉試，考試內容亦與4年會試相同。¹⁶

洪武17年（1384）復行科舉，並頒定〈科舉成式〉，規定：「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¹⁷17年所頒新制，仍維持「詔、誥、表內科一道」，沿用到明末，有諸多的試錄、文獻可以為證。

總之，最遲始自洪武4年至明亡，在鄉、會試二場中一直涵蓋「詔、誥、表內科一道」的考題，而詔、誥、表又是怎麼樣的文體？科場出題的類型又如何呢？以下略加舉例、概介。

「詔」為上對下之王言，或稱「詔書」，是秦以降，國君用來昭告臣民宣布重要政令、重大措施或任用高級官員的文書。詔書因其特定用途，多有專名，如恩詔、求賢詔、罪己詔、遺詔、哀詔、即位詔、親政詔等。¹⁸如王禕（1321-1372）所代擬〈開科舉詔〉，屬國家重大措施宣布；¹⁹宋濂（1310-1381）〈諭安南國詔〉則因安南有王位篡奪之禍，基於《春

¹³ 參郭培貴：《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5-12。

¹⁴ 《洪武四年會試錄》，收入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第1冊（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年）。《建文二年會試錄》，收入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第1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¹⁵ 明·黃佐：《南雍志》（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影印明嘉靖23年（1544）刻本），卷1，頁32。

¹⁶ 尚需存疑、考辨的，僅洪武3年8月鄉試，文獻言及3年開科舉詔取士，公文考試之文體，除「詔誥表」一說外，也包含考「詔誥表箋」、「詔誥章表」等不同的論述。筆者已撰〈從元代到明初鄉會試二場考試內容辨析——「詔誥章表內科一道」之斷句及解讀〉一文（待刊），文中辨析文獻述及明初科舉考試內容，所言「詔誥表箋」、「詔誥章表」，其中之「表箋」、「章表」其實都僅單指表文而言。

¹⁷ 清·張廷玉等撰：《選舉二》，《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卷70，頁1694。

¹⁸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體流變》（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頁98、100。

¹⁹ 明·王禕：〈開科舉詔〉，收入明·程敏政編：《明文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頁3-4。

秋》大義下詔征討亂臣賊子。²⁰科場所出之詔題，罕見負面不吉者，多以擬漢之求賢及重大舉措為題，如洪武 4 年(1371)會試詔題〈擬漢光武帝封功臣為列侯詔〉、建文 2 年(1400)會試詔題〈擬漢文帝求直言極諫之士詔〉。²¹

郎瑛(1487-1566)云「誥」為「布告令於四方者也，與詔同義」，為上告下之王言，又言「今乃告身之誥是也」，²²指出同於「告身」，為授官、任命的文書。徐師曾(1517-1580)云：「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明代「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諡皆用之；六品以下則用敕命。」²³如王禕〈皇外考妣追封誥〉追封馬皇后之考、妣為徐王皇、徐王夫人；²⁴宋濂〈安統除兵部尚書誥〉因安統有征討事功及論思獻納之益，授兵部尚書之職。²⁵科場所出之誥題，多為唐代官員升遷改秩之擬誥，如洪武 4 年會試誥題〈擬唐太宗以馬周為中書令誥〉、建文 2 年會試誥題〈擬唐韓愈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誥〉。

「表」是臣子所作、下對上的上行公文。吳訥(1372-1457)云：「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曰表」，「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²⁶吳訥略分表為慶賀等五類，徐師曾對表的分類，更為繁瑣，分為：論諫、請勸、陳乞、進獻、推薦、慶賀、慰安、辭解、陳謝、訟理、彈劾諸類。²⁷唐、宋以後，表文進言議事的作用逐漸讓位於奏議等文體，而僅用於陳謝（謝官、謝賜）、慶賀、進獻。²⁸如蘇伯衡〈代翰林院賀登極表〉、²⁹宋濂〈進《元史》表〉、³⁰劉基(1311-1375)〈謝恩表〉，³¹分別為賀表、進表、謝表。袁黃(1533-1606)云：

漢表無四六，自唐而後，其體始定。故場中之表，惟出唐、宋及本朝。

²⁰ 明·宋濂：〈諭安南國詔〉，收入明·程敏政編：《明文衡》，卷 1，頁 7。

²¹ 《洪武四年會試錄》，收入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第 1 冊。《建文二年會試錄》，收入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第 1 冊。

²² 明·郎瑛：〈各文之始〉，《七修類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29，頁 4。

²³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誥〉，《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15。

²⁴ 明·王禕：〈皇外考妣追封誥〉，收入明·程敏政編：《明文衡》，卷 1，頁 10。

²⁵ 明·宋濂：〈安統除兵部尚書誥〉，收入明·程敏政編：《明文衡》，卷 1，頁 17。安統，元末明初人，生卒年不詳。

²⁶ 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表〉，《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7-38。

²⁷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表（笏記附）〉，《文體明辨序說》，頁 122。

²⁸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體流變》，頁 65。

²⁹ 明·蘇伯衡：〈代翰林院賀登極表〉，收入明·程敏政編：《明文衡》，卷 5，頁 3-4。蘇伯衡，元末明初人，洪武 21 年(1388)任會試考官，傳見清·張廷玉等撰：《文苑一》，《明史》，卷 285，頁 7310-7311。

³⁰ 明·宋濂：〈進《元史》表〉，收入明·程敏政編：《明文衡》，卷 5，頁 8-10。

³¹ 明·劉基：〈謝恩表〉，收入明·程敏政編：《明文衡》，卷 5，頁 10-11。

表之用有六，曰進、曰謝、曰賀、曰辭、曰諫、曰請。今場中所用者，惟進、謝、賀而已。³²

以時代論，曹灼（1504-1577）《表學軌範》，只收宋名家之作及明兩京試錄之程文；³³陳仁錫（1581-1636）《皇明表程文選》所收，擬宋表亦居多數，偶見唐表，愈近明末則出明表的情形益多。以類別而論，謝表居多數，賀表、進表也頗常見出題，³⁴袁黃說科場出題「惟進、謝、賀」，洵為實情。

三、詔、誥、表公文考試的立意及地位

鄉、會試共分三場考試，各有其目的。公文寫作是官員應備素養，用以甄拔人才，有其必要及價值。謝鐸（1435-1510）云：「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³⁵祝允明（1460-1526）云：「本之初場求其性理之原，以論觀其才華，詔、誥、表、判觀其詞令，策問觀其政術。」³⁶王世貞（1526-1590）云：「為經書義以觀理，為論以觀識，為表以觀詞，為策以觀蓄。」³⁷萬時華（1590-1639）言：「士試經義，猶令各占論、表、判、策，以徵古學、考時宜」，乃「兼體用、該文質，制嚴且備」者。³⁸方以智（1611-1671）言洪武立制，考詔、誥、表、判，乃為「觀王體國法」。³⁹乾隆9年（1744）上諭：「經所

³² 明·袁黃：《遊藝塾續文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5，頁12-13。按：此書本多用簡俗字。

³³ 明·曹灼：〈表學軌範序〉，《表學軌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2年（1568）婁東曹氏刻本），卷前，頁2。

³⁴ 明·陳仁錫輯：《皇明表程文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5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考察卷前〈皇明表程文選目錄〉，可見表文出題傾向。

³⁵ 明·謝鐸：〈科舉私說〉，《桃溪淨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卷28，頁7。因制、誥皆可用以命官，謝鐸以「制、詔」代指「誥、詔」。徐師曾云：「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文體明辨序說》，頁114-115，〈制〉、〈誥〉兩條。

³⁶ 明·祝允明：〈貢舉私議〉，《懷星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1，頁9。

³⁷ 明·王世貞：〈四書文選序〉，《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影印明萬曆世經堂刊本），卷70，頁23。

³⁸ 明·萬時華：〈後場四典序〉，《溉園集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2，頁25。

³⁹ 清·方以智：〈士習論〉，《浮山文集前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3，頁8。

以考其根柢，論所以試其識見，表所以覘其淹洽，判所以觀其斷制，策所以驗其經濟，事事皆切於士人之實用，而不可偏廢。」⁴⁰黃中堅（1649-1708 後）云試表「以觀其才華」。⁴¹據以上文獻，可見三場考試內容，有其拔擢人才通盤之考量，而試以表文等公文，乃為藉此以觀考生之「淹洽」、「詞令」、「才華」，對「王體國法」之熟悉。就實務層面，考察公文寫作能力，可藉以「視其代言、獻納之方」。⁴²

然而，表文在明代科場的重要性如何呢？曹灼為自編《表學軌範》作序云：「國朝設科取士，雖以經義為先，而去取實決於二場之論、表。」⁴³陳仁錫為所輯《皇明表程文選》作序時，也舉了以後場取中之例：

辛未之役，分較一經，如二十六人額，閱二場，得八人焉；閱三場，得四人焉，徑捨額取十二人。而自首卷至三卷，皆初場敗卷中人。……聞諸某前輩云：某科會元本房已落，某前輩過之，讀其論，大驚賞，遂置第一，是科遂皆以後場殿最。⁴⁴

這兩筆敘述，二場的論、表似頗重要，為中式與否的關鍵。然筆者以為，這應是曹、陳二人為突顯自己所編表選等後場科舉用書，仍有一定重要性而發，明科舉「重首場」方為常見的現象。

拙作〈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已指出：明、清科舉取士，鄉、會試雖分三場試士，但一直偏重首場之經義，特別是《四書》義。從明至清，雖朝野屢次申誡、呼籲，強調要前後場並重，但未見成效。截至清末，科舉雖分三場，而偏重首場的現象依然存在。⁴⁵

如晚明馮琦（1558-1603）曾說：「初場取中，後場寂寥短篇，僅不曳白，皆在所收。初場見遺，後場即有佳卷，置不復省。」⁴⁶萬時華甚至誇張的描述：平居業後場者，「師

⁴⁰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影印清光緒 25 年（1899）刻本），卷 347，頁 8-9。

⁴¹ 清·黃中堅：〈制科策二〉，《蓄齋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8 輯第 2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5，頁 4。

⁴² 元·陳高：《不繫舟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5，頁 11。云：「習之詔、誥、表章，以視其代言、獻納之方。」

⁴³ 明·曹灼：〈表學軌範序〉，《表學軌範》，卷前，頁 2。

⁴⁴ 明·陳仁錫：〈序〉，《皇明表程文選》，卷前，頁 5-7。「辛未之役」，指崇禎 4 年（1631）會試。此書卷前，除此總序外，接續有〈表選序〉、〈論選序〉，為《皇明表程文選》、《皇明論程文選》而發。明·陳仁錫：《無夢園遺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3，又收有〈後場精簡錄序〉、〈後場衡摠序〉、〈論選序〉、〈表選序〉、〈策選序〉等。

⁴⁵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⁴⁶ 明·馮琦：〈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疏〉，《宗伯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57，頁 12。

友竊笑，父兄交讓，曰是徒廢有用，攻無益，方視之與博弈等。」⁴⁷凌義渠（1593-1644）言：「主司鮮能留意真才，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前場偶落，後場即有董、賈真才，何繇物色？」⁴⁸陳子龍（1608-1647）亦云：

今天子制詔春官，以取士必重實學、徵材用，故崇二、三場所試論、表、策者，雖《書》、經義不佳，論、表、策佳者取之。詔書甚著，自宜遵行。然兩京十三藩及舉於南宮者三百人，有人以論、表、策得雋乎？曰：無有也。⁴⁹

指出雖天子下詔尊後場，但鄉、會試未見有人「以論、表、策得雋」。方弘靜（1516-1611）《千一錄》亦曾載一提學歲考實例，生員陳有守因經義不佳，考六等被黜，雖工於作表，亦無益於事：

休寧陳達甫有守……達甫老猶就試，試表，四六素其長技，謂必高等，而以六等黜。督學者以經義疎，遂不覽表，表徒工無益也。⁵⁰

也許有些針對時弊的發言過激，流於絕對，但綜合觀察，作為二場考試內容的表，一般是遠不如首場的制義重要。所謂以後場取中，多指在首場獲青睞後，合觀後場之得失以定去取，故曹灼言「去取實決於二場之論、表」；若前場不佳，終因後場出色而被取中，仍屬罕見。正因罕見，文獻中或特加記載，津津樂道。然而，公文在科舉考試中，雖非最具關鍵、最重要的，但識者仍肯定其重要性，認為不可輕忽不習。

劉勰（約 465-520）《文心雕龍》已曾強調這些公文的重要，〈詔策〉篇云：「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故加意於此，「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章

⁴⁷ 明·萬時華：〈後場四奧序〉，《溉園集二集》，卷 2，頁 25。

⁴⁸ 明·凌義渠：〈正文體疏〉，收入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影印民國 20 年（1931）間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清聚珍本），卷 181，頁 26。

⁴⁹ 明·陳子龍：〈丁丑二三場干祿集序〉，《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7，頁 9-10。序中「《書》、經義」，指《四書》義與《五經》義。丁丑為崇禎 10 年（1637）。

⁵⁰ 明·方弘靜：《千一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24，頁 30。《明史·選舉志》載：提學官用御史或副使、僉事任職，一任三年中，必須「兩試諸生」，針對生員舉行「歲考」和「科考」。歲考分六等，「一二等皆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則廩、增遞降一等，附生降為青衣，六等黜革」。科考「其等第仍分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應鄉試，撻黜者僅百一，亦可絕無也」。陳有守考六等被黜革，據此可見，此應為提學歲考。清·張廷玉等撰：〈選舉一〉，《明史》，卷 69，頁 1687。

表》篇云：「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⁵¹唐大曆年間洋州刺史趙匡，⁵²主張進士科雜文兩首，不應試詩、賦，應「試牋、表、議、論、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⁵³北宋張方平（1007-1091）亦嘗言制誥的功用及影響：「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背逆凶醜或以革心，夷狄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⁵⁴宋紹聖初年，置宏詞科，乃因認為詔、誥、章表等公文、應用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⁵⁵元蘇天爵（1294-1352）亦以為試以詔、誥、章表，「應制代言，則可以敷號令，非雕蟲篆刻之為工也」。⁵⁶

因此，明代科舉立制包含公文寫作之考試，朝野屢有重後場之議，也在情理之中。祝允明曾云：「詔、誥、表、判，或上以令下，或下以告上，正有官之切用，不可忽易。」從為官的實用性著眼，甚至認為既有的詔、誥、表內科一道不夠，主張：「詔、誥、表內，宜增科二道」。⁵⁷嘉靖陳壇云：明代科舉取士之制「去詞賦聲律而仍用詔、誥、表，蓋詞賦無用，而詔、誥、表有用也。」⁵⁸黃汝亨（1558-1626）強調：以表取士，「此祖宗所以教事君也」，「蓋論以極其情，策以盡其略，草野倨侮者，未嘗無焉。試之以表，而君臣之體絕，廊廟之文嚴，雖猖狂無忌，亦必諧宮商、肅仗伍，始曉然知告君者當如是。」⁵⁹清高宗（1711-1799）亦言科場試以重聲韻對偶之表文，乃因「士子名列賢書，將備明廷制作之選，聲韻對偶自宜留心研究也」。⁶⁰於此皆可見公文在官場中的實用價值。

即使單就科場取中而言，也不能輕忽表文等公文備考，誠如前引凌義渠所言，考官通

⁵¹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4，頁12；卷5，頁4-5。

⁵² 趙匡，生卒年不詳，約與啖助（742-770）同時，事蹟見於大曆年間（766-779）。

⁵³ 唐·趙匡：〈舉人條例〉，收入唐·杜佑：《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7，頁26。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44，頁168，〈選舉志上〉載，德宗建中2年（781），「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雖未詳述其故，其意應與趙匡略同，認為應用文較詩、賦有用。

⁵⁴ 宋·張方平：〈上英宗乞知制誥詳擇人材〉，收入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56，頁6，題作，據文末註，此文為北宋治平元年（1064）張方平任為翰林學士所上。

⁵⁵ 元·脫脫等撰：〈選舉二〉，《宋史》，卷156，頁3649。

⁵⁶ 元·蘇天爵：〈常州路新修廟學記〉，《滋溪文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3，頁19。

⁵⁷ 明·祝允明：〈貢舉私議〉，《懷星堂集》，卷11，頁11。

⁵⁸ 明·陳壇：〈名家表選序〉，《名家表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3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卷前，頁1。陳壇生卒年不詳，嘉靖11年（1532）進士。

⁵⁹ 明·黃汝亨：〈表衡序〉，《寓林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7，頁4。

⁶⁰ 清·清高宗敕纂：《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66，頁12。乾隆22年（1757）上諭。

常是「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在首場獲得考官賞識後，常需兼閱後場是否無疵，足以錄中。以故，林希元（1481-1565）在〈家訓〉中交代子弟，「每早讀書食飯後，就作義一篇，……又須論、表、判、策相間而作，大要以三分為率，二分頭場，一分二場、三場，自然本末兼舉。」⁶¹王世貞云：「凡論而表而策，最近古而易撰；其於經書義，稍遠古而難工。天下之為力於論、表、策者，十之三，而為力於經書義者十恒七，而猶不足。」⁶²林、王兩人之言頗為一致，反映出嘉靖、萬曆間，考生備考心力主要投注在制義的鑽研上，後場論、策、表、判的部份，僅投入約十分之三的心力，顯見偏離了三場考試設計的立意，但也可透露出公文雖非取中的關鍵科目，仍需投注部份心力備考。

四、由「詔、誥、表內科一道」到獨重表文

雖自明初規定「詔、誥、表內科一道」，鄉、會試錄中亦皆錄有詔、誥、表之試題，然而文獻中論後場，常以策、論為代表，不及公文；偶言及公文者，又常只言表文，不言詔、誥。以前一節所引述的明代文獻觀之，如林希元、王世貞、黃汝亨、萬時華、陳子龍等諸筆，皆只言表而未及詔、誥。

更有文獻直接點出土子不作詔、誥題，咸選考表文，萬曆年間李維楨（1547-1626）云：「明制：試士初以經書義，再以論、詔、誥、表、判，三以策。詔、誥久不行，其他如故。」⁶³明末錢澄之（1612-1693）崇禎年間所作〈擬上興學取士書〉更云：

二場試詔、誥、論、表、判，取其鴻辭博學，足為國華，不知何以永廢詔、誥不試，而但存題紙。⁶⁴

逕言明末詔、誥「但存題紙」。清初王士禛（1634-1711）云：「詔、誥二道，乃具文，自明相沿已久」。⁶⁵故康熙 26 年（1687）因向來「詔、誥題士子例不作」，循名責實，而

⁶¹ 明·林希元：〈家訓〉，《林次崖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卷 12，頁 17。

⁶² 明·王世貞：〈四書文選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 70，頁 23。

⁶³ 明·李維楨：〈論表策衡序〉，《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51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卷 26，頁 1。

⁶⁴ 清·錢澄之：〈擬上興學取士書〉，《田間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6，頁 2。

⁶⁵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頁 19。

廢詔、誥題。⁶⁶

以上諸文獻屢言士子選考表文，不作詔、誥題，口吻似頗湮遠，但卻未見詳言此種現象始於何時？何以如此？以下將試加探析。

從元到明初，科場對詔、誥還有一定的重視，可從公文類用書之主題訂定及命名得窺。元代現存的公文類科舉用書，有元郭明如編《新編詔誥章表機要》⁶⁷，以及題作元郭明如輯、元劉瑾增廣《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5卷、《新編詔誥章表事實》4卷。⁶⁸據此三部科舉用書的命名、編選，可見並非獨重表文。

楊士奇（1364-1444）《文淵閣書目》所列科舉用書多為二三場用書，以策為大宗，但亦收了元孫可淵集《詔誥章表》、郭明儒集《詔誥章表》。⁶⁹明嘉靖晁瑬《晁氏寶文堂書目》之〈舉業〉類，收不署編者《詔誥表章機要》一書。⁷⁰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之〈制舉類〉收不署編者《詔誥章表擬題事實》9卷、《詔誥表程文》5卷。⁷¹錢大昕（1728-1804）《元史藝文志》著錄元統元年（1333）進士王充耘（1304-？）《擬兩漢詔誥》2卷。⁷²

⁶⁶ 趙爾巽等撰：〈選舉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108，頁3149。又，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5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9，頁11，云：「二十六年停止二場詔、誥題，四十一年仍用詔、誥。」稍嫌語焉不詳，易生誤會，《大清會典則例》載：「四十一年議準：詔、誥二題，令習《五經》者兼作，闕者不錄，其習一經者仍如見行例。」故知此乃針對極少數《五經》全作考生之規定。參清·清高宗敕纂：《大清會典則例》，卷66，頁6。

⁶⁷ 元·郭明如編：《新編詔誥章表機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按：《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原誤題為金人、金刻本，應為元人、元刻本。可參付佳：〈《新編詔誥章表機要》版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4期（2014年10月），頁55-57。

⁶⁸ 元·郭明如輯，元·劉瑾增廣：《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收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第5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元·郭明如輯，元·劉瑾增廣：《新編詔誥章表事實》，收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第5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對兩書的概介，及與《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元刻本《新編詔誥章表機要》間之異同，參楊忠：〈日藏《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新編詔誥章表事實》初探〉，《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10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12。又，《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新編詔誥章表事實》兩書，以下兩書目亦曾著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19，頁54，兩本收藏在北京圖書館。嚴紹璽：《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87-488，兩本收藏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⁶⁹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頁49。孫、郭兩人生卒年不詳。明·夏良勝等纂：《（正德）建昌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1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卷8，頁5，有「詔誥表章」，郭明如集」條；後文所言晁瑬書目載不著編者《詔誥表章機要》，清·傅維麟：《明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3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卷76，頁6，有「郭明如集《詔誥章表》」條，這些書籍命名近似，疑皆源出於郭氏所輯同一書，「郭明儒」疑應作「郭明如」。

⁷⁰ 明·晁瑬：〈舉業〉，《晁氏寶文堂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中，總頁73。晁瑬生卒年不詳，嘉靖20年（1541）進士。

⁷¹ 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制舉類〉，《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32，頁785。《詔誥章表擬題事實》9卷，疑為《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5卷加上《新編詔誥章表事實》4卷的彙總。

⁷² 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4，頁28。除王書外，另著錄：元·蘇天爵（1294-1352）《兩漢詔令》、宋末元初人虞碩琦《歷代

這些以「詔誥」、「詔誥表」、「詔誥章表」等為主題的科舉用書，多為元人或明初之人所編或收藏，由其書名尚兼詔、誥，可見仍不致完全偏廢。明初以後，則可從鄉、會試錄所選錄的程文來考察。

今流傳的明代鄉、會試錄，多數收印在《明代登科錄彙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⁷³《中國科舉錄彙編》等叢書中，⁷⁴透過這些叢書中的印本，再加上其他少數的一些善本館藏、文獻載錄，去掉如《洪武四年會試錄》中，僅有試題頁，未錄程文；⁷⁵或如《明代登科錄彙編》所收《建文二年會試錄》，其中第二場僅選錄論體程文 2 篇，未見詔、誥、表之程文。以及試錄雖流傳並收錄程文，但程文殘損脫佚無從得知者。計獲鄉試 316 種、會試 59 種，共 375 種載有二場詔、誥、表程文的鄉、會試錄，此 375 種在明代各時期的分布如下表。

表 1 明代 375 種鄉、會試錄在各時期的分布

	洪武	建文	永樂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天啟	崇禎	合計
鄉試	0	1	2	1	0	3	5	32	28	39	123	20	57	3	2	316
會試	0	0	4	2	5	2	3	8	6	5	15	2	7	0	0	59
合計	0	1	6	3	5	5	8	40 ⁷⁶	34	44	138	22	64	3	2	375

從上表可見今所流傳的試錄，以成化至萬曆年間居多，此乃因明代鄉、會試錄最重要的搜集者、典藏處為范欽（1506-1585）天一閣。范氏為嘉靖 11 年（1532）進士，卒於萬曆 13 年（1585），故明中葉至范欽生前之間的試錄搜羅較豐富。明中葉以前的試錄，在范氏搜集時已多散佚；范氏卒後至明亡，因缺乏刻意搜集的後繼者，故鄉、會試錄傳世較少。

考察明代鄉會試錄收詔、誥、表文情形及統計其比例，如下表。⁷⁷

制誥》5 卷、《詔令》4 卷，錢大昕將三人之作，歸在「制誥類」，而非「科舉類」。然而王充耘纂有多種舉業用書，如《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四書經疑貫通》等，再加上科場公文，多為擬題，由其書籍之命名《擬兩漢詔誥》，可知應為科舉用書。另兩人之書，由於線索不明，不易判斷。

⁷³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0 年）。

⁷⁴ 姜亞沙等主編：《中國科舉錄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 年）。

⁷⁵ 黃瑜指出，洪武 18 年（1385）試錄始錄程文：「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明·黃瑜：〈會試論表〉，《雙槐歲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3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卷 9，頁 16。

黃瑜，生卒年不詳，景泰 7 年（1465）舉人。

⁷⁶ 按：成化年間 40 種試錄中，元年到 16 年，佔 31 種，16 年後佔 9 種。

⁷⁷ 本表所據之原始資料，感謝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李竺穎彙整提供。

表 2 明代鄉、會試錄收詔、誥、表程文之統計

	程文	詔	誥	表	詔誥	詔表	誥表	詔誥表	合計
鄉 試	科別數	0	0	310	1	1	2	2	316
	比例	0	0	98.1%	0.3%	0.3%	0.6%	0.6%	100%
會 試	科別數	0	0	56	0	3	0	0	59
	比例	0	0	94.9%	0	5.1%	0	0	100%
合 計	科別數	0	0	366	1	4	2	2	375
	比例	0	0	97.6%	0.3%	1.1%	0.5%	0.5%	100%

試錄收詔、誥、表程文的考察結果如下：

據表 2 之統計，鄉、會試錄收錄程文的傾向，並未有明顯殊異。試錄以單收一文為常態。未見單收詔文或單收誥文者，單收一文者，全是表文，共 366 種，佔所有樣本數之 97.6%。

- （一）兼收二、三篇程文者較為罕見。收「詔、誥」者 1 種，僅建文元年（1399）應天鄉試。78 收「詔、表」者 4 種：天順 4 年（1460）會試、成化 2 年（1466）會試、成化 4 年（1468）應天鄉試、弘治 6 年（1493）會試。收「誥、表」者 2 種：永樂 12 年（1414）福建鄉試、永樂 18 年（1420）浙江鄉試。收「詔、誥、表」者 2 種：成化 10 年（1474）順天鄉試、成化 16 年（1480）山東鄉試。
- （二）據表 1，可見明代傳世之試錄以中葉後居多，明初至成化 16 年間的試錄樣本數合計僅 59 種。而以上統計詔、誥見收者共僅 9 種，其中有 8 種見於此段期間，比例佔此期間試錄樣本數的 13.6%。可見比起中葉後，前期選錄詔、誥的現象，相對較多。
- （三）成化 16 年之後至萬曆年間，所掌握的鄉、會試題多達 316 種，但僅見弘治 6 年兼收詔、表，顯見成化中葉後，更加獨重表文的現象。

⁷⁸ 丁丙（1832-1899）《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京闈小錄》一卷，言此試錄之程文，錄「詔、誥各一首」。清·丁丙：〈京闈小錄一卷〉，《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9，頁 16。《京闈小錄》為建文元年應天鄉試錄，筆者查核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建文元年京闈小錄》，收錄第 30 名浦陟所作〈擬漢文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詔〉，以及第 9 名計登〈擬唐太宗以魏徵為侍中誥〉，未收表文。

(四)從 375 種鄉、會試錄，皆收有表文，可見表文始終是最受重視的。明中葉前，對詔、誥雖較中葉以後重視，但自明初已有明顯偏重表文的趨勢。

(五)必須要澄清的是，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弇山堂別集》，皆提及成化 2 年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誥。」⁷⁹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亦云：

會試錄刻文，先朝多不拘式。如成化二年丙戌，《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乃刻詔。十七年辛丑二場刻論二篇，弘治六年癸丑，亦刻論二篇，又刻詔一篇。⁸⁰

萬斯同（1638-1702）言成化 2 年：「是科試錄，《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詔一篇，舊例詔、誥、表惟科表一道，刻詔變例也。」⁸¹三人所云，正所謂「少見多怪」，誠如曹灼所言，當時試錄「必刻表以垂訓多方」，⁸²因試錄慣見刻《五經》義的每一經各錄 2 篇，論 1 篇，表 1 篇，因此對於非常態者，才特別關注、論及。然其記述，易使讀者誤解，以為成化 2 年、弘治 6 年僅刻詔文，此兩科會試錄，幸得流傳至今，實皆為兼收「詔、表」者。

從鄉、會試錄所收程文的統計數據，顯現在明中葉前，雖已偏重表文，但考生偶見有作詔、誥者，而成化中葉後選考詔、誥者，則益加零星。以下再輔以其他文獻的論述，以探究明中葉前選考、學習詔、誥、表的消長。

(一)景泰年間黃瑜言：「詔、誥、表內科一道，兼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⁸³指出永樂 9 年（1411）福建鄉試解元林誌，「刻誥及表」，皆可與鄉、會試錄的統計數據互相印證，證明在明中葉前，考生選作詔、誥者，尚不屬罕見。

(二)正統 10 年（1445）進士葉盛（1420-1470）《水東日記》云：

⁷⁹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4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9，頁 11。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82，頁 6。

⁸⁰ 明·沈德符：〈會試刻文〉，《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4，頁 376。

⁸¹ 清·萬斯同：《明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2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72，總頁 301。按：據影本所見，似作「詔十篇」，應為漫漶所致；「科表」疑為「刻表」之誤。又，明代試錄選文有常見之慣例，但並未有嚴格規定，故偶見出入，特別是前期，觀詔、誥、表所錄程文或 1 篇，或 2 篇、3 篇可知。萬曆 4 年（1576）神宗閱兩京及各省鄉試錄，對所錄程文或一篇、或二篇，有所質疑；張居正回應：「所刊文論，皆取諸士子文之佳者，量刊一二篇為式，多則二篇，少則一篇，隨其宜也，且歷科相沿，大率如此。」可見至萬曆 4 年仍存在並允許程文選文的出入。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44。此疏上於 4 年 10 月 21 日。

⁸² 明·曹灼：〈表學軌範序〉，《表學軌範》，卷前，頁 2。

⁸³ 明·黃瑜：〈場屋知人〉，《雙槐歲抄》，卷 5，頁 12。

崑山教諭嘉興朱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場文字，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須切題，不爾則號大家幞頭矣。」崑山科舉雖不乏，而未有刊文字者。正統三年南京所刻〈進新唐書表〉為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為。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皆先生門人。⁸⁴

顯現宣德、正統年間之際，仍有選作詔、誥者。葉盛受教諭朱冕「厭人作詔、誥」影響，選考表文。嘗言：「予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滄南《書義》一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⁸⁵正統6年（1441）應天鄉試錄刊其所作表文，且自述言及習作論、表，亦不言習作詔、誥等。

（一）正統元年（1436）進士李齡（1406-1469），天順6年（1462）任江西提學，修建書院，所作〈白鹿洞規〉云：「每業習舉業者，除三、六、九日作文字或學答策一篇，月終通九篇就，於作文日隨作詔、誥、表一道。」⁸⁶「習舉業」，志在科場中式，可見在天順年間，考生應仍有作詔、誥者。

（二）天順元年（1457）進士劉誠（1433-？），曾任訓導，「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為訓者，作《典謨遺旨》」。⁸⁷由於科場常出漢詔、唐誥、唐表和宋表，此亦應為備考學習表文之科舉用書。顯見科場選詔、誥雖漸式微，選表文者漸多，但當時詔、誥者仍有部份選考者，故劉誠纂集《典謨遺旨》才會包含了詔、誥。

以上關於明初至天順間的記述，顯現此時期不乏作詔、誥者，從明初至中葉後，日益偏重表文，作詔、誥者逐漸減少。蔡清（1453-1508）中進士後，曾精選《四書》程文優者為學子式；在正德元年（1506）任江西提學時刊行此書，並作序云：「尚欲偏選諸經及論、表、策、判等文之優者而批點之，使各有所式。」⁸⁸不含詔、誥，亦可作為此時詔、誥幾乎從科場遁退的證明。陳壇嘉靖26年（1647）為所編《名家表選》作序亦云：「近時

⁸⁴ 明·葉盛：《水東日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8，頁12。按：朱冕，字士章，生卒年不詳。

⁸⁵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9，頁1。「王滄南」即金人王若虛（1174-1243），入元後自稱「滄南遺老」。

⁸⁶ 明·李齡：〈白鹿洞規〉，《宮詹遺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3，頁29-30。

⁸⁷ 明·過庭訓：〈劉誠〉，《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9，頁6。

⁸⁸ 明·蔡清：〈刊精選程文序〉，《虛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3，頁50。

士子應試率多作表取中。」⁸⁹顯見此時作詔、誥者，已屬寥寥。由是之故，反映在明中葉後科舉書的編纂上，詔、誥、表三體，獨重表文的編選。以下所搜得專門為表題備考而出版的選集、書序，全為明中葉以後所編寫，不在少數。然而相對的，中葉後卻未見以詔、誥為主題的科舉用書。

(一) 嘉靖 8 年 (1529) 進士胡松督學山西時編《唐宋元名表》作為「士子程式之書」。⁹⁰

(二) 嘉靖 11 年 (1532) 進士陳壇編《名家表選》8 卷，乃其任廣東提學副使時，「所選以訓士子者」，含唐表 1 卷、宋表 7 卷。⁹¹

(三) 太史沈一貫 (1531-1617)、督學蘇濬 (1542-1599) 合作評選了《評註表選》。⁹²

(四) 曹灼隆慶 2 年 (1568)，取宋名家所作及明兩京試錄所刻者，輯為《表學軌範》。⁹³

(五)《天一閣書目》載不著編者《程墨表選》4 卷刊本，為嘉靖末、隆慶初程墨表文選集。⁹⁴

(六) 陳仁錫輯《皇明表程文選》8 卷，收錄科場程墨，首篇為正德 8 年 (1513) 應天鄉試程文，末篇為萬曆 25 年 (1597) 福建鄉試程文。

(七) 萬曆張一卿編《新鐫古表選》12 卷，其〈凡例〉云：「文義無關制舉者，並從裁汰」，

⁹⁵可見「為場屋擬表作」，主要收唐、宋表文，「凡本題事實及引用典故皆略為註釋」。

⁹⁶

⁸⁹ 明·陳壇：〈名家表選序〉，《名家表選》，卷前，頁 1。

⁹⁰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189，頁 24，〈唐宋元名表〉條。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4 之 4，頁 3，載：「《唐宋元名表》四卷，刊本，明李新芳輯并序。」按：此誤標為「李新芳輯」，應為胡松所輯，嘉靖 2 年 (1523) 進士李新芳僅是作序者。今所見明·胡松：《唐宋元名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雖未見李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未言及李序，然而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 39，頁 18，〈唐宋元名表〉條，言此書「前有嘉靖壬寅松自序，蓋提學山西時，選輯古名臣表詞為士子程式也，又有上黨李新芳序。」

⁹¹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92，頁 28，〈名家表選〉條。

⁹² 明·陳繼儒：〈評註表選序〉，《陳眉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6，頁 5。

⁹³ 明·曹灼：〈表學軌範序〉，《表學軌範》，卷前，頁 2。

⁹⁴ 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卷 4 之 4，頁 5。原註：「明隆慶丁卯科起至嘉靖甲子科止」，亦即始自隆慶元年 (1567) 止於嘉靖 43 年 (1564) 止，時間敘述顛倒，應作「明嘉靖甲子科起至隆慶丁卯科止」，這段時間，舉行了嘉靖 43 年鄉試、44 年會試，隆慶元年鄉試。又，此名《程墨表選》，與明鄭光弼輯：《新刻批評註釋程墨表選》書名類似，又同為 4 卷，令人懷疑是否為同一書？鄭書收藏於吉林大學圖書館，經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高福順教授代為抄錄此本目錄加以比對，鄭書所收不限嘉靖、隆慶，亦包括弘治、正德、萬曆等時期之程墨，故兩者非為同一書。在此誠摯感謝高教授撥冗協助。

⁹⁵ 明·張一卿：〈新鐫古表選凡例〉，《新鐫古表選》，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史部第 20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卷前，頁 1。

⁹⁶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93，頁 51，〈古表選〉條。《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總集類，除有以「策」、「論」、「判」、「二三場」、「後場」命名之科舉用書外，又收有若干以「表」為主題的明人選刻本：明李廷機（1542-1616）等輯《新鐫翰林評選註釋二場表學司南》4卷（明萬曆23年（1595）余秀峰刻本）；明李儒烈輯《續編球琳瀚海表學啟蒙》3卷（明刻本），明鄭光弼輯《新刻批評註釋程墨表選》4卷、《續刻》4卷（明末刻本）。⁹⁷《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又著錄了萬曆19年（1591）葆和堂刻本4種，含：

《新鐫註選歷朝捷策百家評林》六卷，明楊道賓撰；《新鐫註選歷朝捷論百家評林》六卷，明鄒德溥撰；《註解歷朝捷表選百家評林》八卷，明劉文卿編；《新鐫註選歷科捷判百家評林》一卷，明李廷機評注。⁹⁸

囊括了二、三場之論、策、表、判等文體，卻未見詔、誥。又，茅坤（1512-1601）之子茅維於萬曆33年（1605）編《策衡》22卷，萬曆43年（1615）之際，又編《論衡》6卷、《表衡》6卷，⁹⁹論、策、表各有專選，「皆錄歷科程文」，¹⁰⁰而書目著錄，卻難覓科場詔、誥之選。有些書籍搜羅較廣，以後場的舉業文體作為主題，如李維楨編《論表策衡》，¹⁰¹鄭鄮（1594-1639）編《論表策選》，¹⁰²張自烈（1597-1673）編《古今論表策合辯》，¹⁰³來集之（1604-1682）編《論表策世業》，¹⁰⁴從其命名，可見在詔、誥、表三體中，皆獨舉表文，不見詔、誥。又，明末書賈所編《後場四奧》，所謂「四奧」，僅單指「論、表、判、策」而言，不含詔、誥。¹⁰⁵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卷28，頁141，著錄《新鐫古表選》12卷，明張一卿輯，明萬曆48年（1620）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⁹⁷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6年），卷28，頁193-195。按：李儒烈、鄭光弼，生卒年不詳。書目中，陳仁錫等前已言及者，此不贅引。

⁹⁸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卷19，頁63

⁹⁹ 明·黃汝亨：《寓林集》，卷7，頁1-5，收有〈策衡序〉、〈論衡序〉、〈表衡序〉。〈論衡序〉云：「萬曆乙巳，孝若刻《策衡》，余實為之序。……又十年而《論衡》、《表衡》成，余又序之。」（頁2-3）茅維，字孝若，明末人，生卒年不詳。

¹⁰⁰ 清·黃虞稷，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制舉類》，《千頃堂書目》，卷32，頁784。

¹⁰¹ 明·李維楨：〈論表策衡序〉，《大泌山房集》，卷26，頁1。

¹⁰² 明·鄭鄮：〈論表策選序〉，《峇陽草堂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7，頁40。

¹⁰³ 明·張自烈：〈古今論表策合辯原序〉，明·張自烈撰，謝蒼霖點校：《芑山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卷11，頁317-318。

¹⁰⁴ 清·毛奇齡：〈來氏論表策世業序〉，《西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26，頁7。

¹⁰⁵ 明·萬時華：〈後場四奧序〉，《溉園集二集》，卷2，頁25。

五、何以棄詔、誥而選作表文

以上考述，顯現中葉後書坊所刻售的公文類科舉用書，不再兼顧詔、誥，而單以「表」名書的表選，更為頻見；若為二三場、後場彙總的科舉用書，則常略詔、誥，單選表文，與後場其他科舉文體並峙。再佐以鄉、會試錄中葉以後咸皆僅選表文作為程文，此皆可證「詔、誥、表內科一道」的規定，在中葉後，益加名存實亡，科場考生幾乎皆選作表文，越趨晚明愈是如此，故前引明末李維楨、錢澄之等人，才有詔、誥「久不行」、「但存題紙」的言論。

「內科一道」，是考生可以自主的；棄詔、誥而選作表文，是考生自由選擇的結果。而何以考生自明初就偏愛選考表文，且日益偏重呢？是否表文出題，較詔、誥出題容易掌握、擬題？

通過科舉，金榜題名，光耀門楣，是考生所企盼的，備考莫不全力以赴，因此科場常見事先擬題、記誦，臨場抄寫的現象，故中式之文或為「場外之文」。然而，就公文出題的情況而言，詔、誥多為擬漢詔、擬唐誥，範圍相對小而固定，且為擬王言，國君僅一人在位，作為詔、誥出題之素材有限。而表為臣言，四方臣子為數眾多，在選表考生遞增後，刻意增加出題範圍、廣度以避擬題。故表題的出題範圍益加擴大，明中葉以前，擬宋表居多，擬唐表次之，愈近晚明愈常出擬明表，換言之，涵蓋唐、宋、明，出題的範圍更廣，擬題的難度也更高。¹⁰⁶選考表文在擬題備考方面，並未佔得便宜。然則，何以考生選考表文？筆者認為主要應是文體的因素。

首先，表是下對上的臣言，較好發揮，且更為通行、常用，官員較常有上表的機會；詔、誥是代王言，不易揣摩，掌王言、知制誥僅是翰林、內閣等少數官員的職責，即使是考官，也未必有代王言的機會和經驗。北宋張方平說明知制誥、代王言的重要，可「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之餘，也強調由是之故，「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¹⁰⁷歐陽修（1007-1072）〈謝知制誥表〉云：代王言「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以其人之才華，猶曰「居是職者，古難其人」。¹⁰⁸黃佐（1490-1566）云：「翰林職代王言」，「國朝兩制悉歸

¹⁰⁶ 比起詔、誥，表題出題範圍擴大，題目來源包含更多朝代，也正反映了選考詔、誥少，出詔、誥題只是聊備一格，不必求變、費心防弊，而表題不然，需盡量求變，以避免考生擬題、抄襲舊文之弊。

¹⁰⁷ 宋·張方平：〈上英宗乞知制誥詳擇人材〉，收入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卷56，頁6。

¹⁰⁸ 宋·歐陽修：〈謝知制誥表〉，《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90，頁6。

本院，非鴻儒歷顯秩者不可掌」。¹⁰⁹孫承澤（1592-1676）云：「制誥為國家重典，唐宋以來，官不輕授，明初以文學大臣專掌，深為得體。」¹¹⁰

也因此，王夫之（1619-1692）認為詔、誥雖重要，但卻不適合在科舉中作為科目用以掄才：

士方在衡茅，使習知經國長民之道，固無不宜。若王者命令之大體，非立朝廷之上，深喻國體者不知。故唐、宋知制誥者，即文名夙著，官在清要者，尚須試授，則不可使士子揣摩為之明矣。¹¹¹

「非立朝廷之上，深喻國體者不知」，如此看來，表是臣子的心聲，考生較易同理、代言；而代國君立言作詔、誥，在心理、口吻的揣摩上，比寫作表文難度更高。

再者，被譽為「善教者」的朱冕，¹¹²據前引《水東日記》記載，其任教諭，「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由鼓勵考生習四六、作表文的敘述，透露出：就文體形式言，詔、誥字數少，較少用偶對駢句；而表文多用四六駢儷，可舞文弄墨，顯露文采，且篇幅長，較有發揮的空間，是故，選考表文較選詔、誥容易炫才、出色。

觀察試錄所收詔、誥、表程文，試錄多僅收一表文，只有少數兼收「誥、表」、「詔、表」，而「詔、誥、表」三者全收的，今僅見成化 10 年順天鄉試錄、成化 16 年山東鄉試錄。以此兩科所收程文來統計其字數：

	詔	誥	表
成化 10 年順天鄉試 ¹¹³	130	248	741
成化 16 年山東鄉試	106	132	219

¹⁰⁹ 明·黃佐：〈知制誥〉，《翰林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1，頁 1-2。於此則中，黃佐並交代了明代掌王言、知制誥者之遞變，正統後內、外制皆屬內閣。又解釋內、外兩制之分，明代內制包羅甚廣，「外制則文官誥勅而已」。

¹¹⁰ 清·孫承澤：〈誥勅事宜〉，《天府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26，頁 42。

¹¹¹ 清·王夫之：《壘夢》，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4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不分卷，頁 23。

¹¹²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1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卷 2，頁 34。

¹¹³ 《成化十年順天鄉試錄》所收王敏〈擬司宋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此篇所在頁數應為版心所刻頁 40、41、45，而誤插入之頁 42、43、44 文字，應為策問第一問之文。按：本節所引各科試錄，皆收入《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中。

由於文體性質不同，表文有較多發揮的空間，故不但有較多駢文之麗辭，¹¹⁴篇幅亦遠甚於詔、誥。成化時期是如此，明前期呢？考察兼收「誥、表」的永樂 12 年福建鄉試，所收誥、表，分別為：91 字、195 字，可見永樂時期的篇幅已頗懸殊，由於文體的性質使然，表文偏長。¹¹⁵

就文體的應用、風格來看，詔、誥代王言，宜典雅正大，宋羅大經（1196-1242）強調制誥、詔令不同於尋常四六：

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¹¹⁶

代王言當言簡意賅，本毋需費辭，唐陸贄（754-805）奏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¹¹⁷丘濬（1421-1495）引述其言後，特別強調陸贄所奏，「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¹¹⁸郎瑛亦云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理不可僻，而語不可巧也」。¹¹⁹可見在措辭方面，必須簡要而得體。若過度雕琢、逞才以爭勝科場，反畫蛇添足。如王充耘是元代舉業名家，且作有《擬兩漢詔誥》以教考生應試，顯然已是個中高手，然而萬曆 32 年（1604）所刊《新鐫諸名家前後場肄業精訣》中，尚批評王充耘：「擬作詔、誥文，甚美麗，但其間有纖巧處，便非王者之言。」¹²⁰可見分寸的拿捏必須得宜，過猶不及。

大學士張璁（1475-1539）於嘉靖 7 年（1528）8 月奏言：

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伏乞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誥敕，必須復

¹¹⁴ 《成化十六年山東鄉試錄》所收劉鑑〈擬宋鞏謝賜《唐六典》表〉，用駢文句式書寫，尤為明顯。

¹¹⁵ 兼收「誥、表」的，尚有《永樂十八年浙江鄉試錄》，但試錄載誥、表處，多塊狀剝蝕，無法統計字數。

¹¹⁶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4，頁 1。

¹¹⁷ 唐·陸贄：〈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翰苑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6，頁 7-8。

¹¹⁸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9，頁 14。

¹¹⁹ 明·郎瑛：〈各文之始〉，《七修類稿》，卷 29，頁 4。

¹²⁰ 舊題明·李叔元：《新鐫諸名家前後場肄業精訣》（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 32 年（1604）建邑書林陳氏存德堂刊本），卷 4，頁 14。

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殊非制體，宜加釐正。¹²¹

朱國禎（1557-1632）也指出：「文臣誥勅窮工極變，皆作諛語，大失絲綸之體。」¹²²誥為任命、封贈官員的文書，或及其祖父母、父母、妻室，若以天子之尊，對臣子過度揄揚，甚至對無功名、非官員的匹夫匹婦過譽，有失帝王之尊。因張璁之議，明世宗（1507-1567）下詔申飭：「自今誥勅，務崇簡實，不許競飾浮詞，致褻制體。」¹²³在隆慶、萬曆之際，張居正（1525-1582）因誥勅多誇靡過諛，致「以上諛下」，為整頓誥勅文字，奏云：「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請國君「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¹²⁴在行政實際上對代王言的要求如此，科場中也應有相同的期待。

隨著時代發展，人口成長，讀書習文更普及，應試考生數量也不斷增長。而科舉掄才，是為了遴選未來的行政官員，而行政體系所需官員額度相對穩定，故科舉錄取名額所增有限，在應試者日增的情形下，科舉錄取率不斷下降、競爭逐漸加劇，也是必然的趨勢。¹²⁵差以毫釐，就會與功名擦身而過。科場擬詔、誥，代王言，較難揣摩，較短，尚簡實，不能如表文用四六駢偶、洋洋灑灑的辭藻以奪主司之目。詔、誥過譽則諛美臣下，有失身份；而表文「頌聖」本是常態，¹²⁶盡情抒其忠悃、大肆暢其賀忱謝意，在頌揚賀謝中，逞其才華。倘若在首場制義已獲青睞，而因公文不夠出色而敗北，豈不功虧一簣、令人扼腕？科場競爭的嚴峻，考生為了爭勝於考場而選考表文，師生轉相授受，遂益加偏重表文而棄詔、誥不作了。

¹²¹ 明·張孚敬：〈重制誥〉，《太師張文忠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卷4，頁17。按：原名張璁，因避嘉靖皇帝諱，而改名孚敬。又，明科場所試之「誥」體，與「制誥」、「誥勅」同為君王任命、封贈官員之文書。

¹²² 明·朱國禎：〈誥勅〉，《湧幢小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卷3，頁6。

¹²³ 明·徐階等纂修：《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年），卷91，頁1。

¹²⁴ 明·張居正：〈明制體以重王言疏〉，《奏疏》，卷3，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第1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17-118。

¹²⁵ 明代科舉錄取率的下降，可參錢茂偉：〈明代科舉的錄取率〉，《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頁87-109；〈會試錄取率及廷試與會試額對照〉，頁295-299。郭培貴：〈明代科舉各級考試的規模及其錄取率〉，《明代學校科舉與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頁345-362。

¹²⁶ 元·陳繹曾：〈四六附說〉，《文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不分卷，頁24。明·朱荃宰：〈作表格式〉，《文通》，卷8，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3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797-2798。言及表的作法，不論是賀表、謝表、進表，皆有「頌聖」的段落。

六、結論

本論文以明代科舉鄉、會試第二場公文考試為研究範疇，運用歷史文獻分析法和統計法進行研究。在〈前言〉部份，回顧過往以應用文、公文掄才的歷史，並簡略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本課題在文體學、科舉學領域的意義。第二節〈明代公文考試及詔、誥、表文體〉，概介明科舉考試公文之制及文體。據傳世的《洪武四年會試錄》可知明初出題已為「詔、誥、表內科一道」，此制沿用到明亡，鄉、會試二場中一直包括「詔、誥、表內科一道」的試題。續又舉例說明詔、誥、表三種文體及科場出題的類型，以作為後續申論的基礎。

第三節〈詔、誥、表公文考試的立意及地位〉，此節引述文獻，說明科舉掄才考試公文之意義，及公文考試在實質上對考生取中的影響。前人認為二場公文等，可藉以考察考生是否淹洽、善詞令，具才華，對「王體國法」是否熟悉，考核其代言、獻納的公文寫作能力如何。然而，明代三場考試中，長期偏重首場制義，忽略二三場考試，朝野屢有批評，但難以矯枉。由於公文寫作對官員而言，有切用之需，且科場雖以制義為去取之關鍵，然制義入選後，常必須兼閱後場是否無疵，故仍不可輕忽，林希元、王世貞皆指出，考生將十分之七的心力傾注於前場，後場論、策、表、判亦需投注十分之三左右的心力備考。

第四節〈由「詔、誥、表內科一道」到獨重表文〉，首先呈現文獻中對士子不作詔、誥題，偏愛選考表文的敘述，並進一步探析這種現象始於何時。經考察，元代公文類科舉用書，尚見以「詔誥」、「詔誥表」、「詔誥章表」作為書名、主題，可見尚不致偏廢詔、誥。再將明代 375 種試錄收錄詔、誥、表程文的情形，加以統計、考察。有 366 種單收表文，兼收詔、誥者僅 9 種，這 9 種中就有 8 種見於洪武至成化 16 年間，顯見前期選作詔、誥者，較明中葉以後多。共 375 種鄉、會試錄，除建文元年應天鄉試外，其餘 374 種皆收有表文；單收一文者，全為表文，多達 366 種，可見表文始終是最受重視的。自明初即已明顯偏重表文，而明中葉後偏重表文趨勢更嚴重，越近明末越全面。不管文獻之記載，書目之著錄，皆可見明中葉後公文類科舉用書的編纂，詔、誥、表三體中獨重表文。至今猶可搜得許多專門為表文備考而作的選集、書序，卻未見以詔、誥為主題的科舉用書。這和考察試錄程文收錄所得之結論一致，皆可見明中葉後益加偏重選考表文。故明末清初，有公文考試，詔、誥但存題紙、徒為具文之譏，而康熙 26 年，為求名實相符，遂順勢廢詔、誥而僅考表文。

第五節〈何以棄詔、誥而選作表文〉，進一步分析考生為何偏愛選考表文。表文出題範圍較詔、誥廣，在明中葉以前，多為擬宋表，間出擬唐表，趨近晚明常出擬明表，涵蓋唐、宋、明，在猜題備考上較詔、誥更形困難。然而，擬詔、誥乃代王言，不易揣摩，宜典雅正大，言簡意賅，篇幅較短，文尚簡實；而表文為臣言，用四六駢偶，篇幅較長，藉頌聖辭藻以逞其才華，奪主司之目。由於文體的特色使然，故使得考生在明初即有偏愛選考表文的現象，隨著應試者增加，考場競爭更形激烈，師徒傳授，棄詔、誥而選考表文的現象，也就更普遍了。

本論文之探討及獲致結果，除有助於提升對明代科舉第二場詔、誥、表文體的認識外，亦可作為其他朝代公文考試、科舉文體研究的參照，同時關涉到當時科舉考試立制之意、科舉用書的編纂、圖書出版及考生備考。對於了解明代文章學、文體學，或考察後場科舉用書及表選的編纂、盛行，皆有裨益。由於學界先前對此領域未有專門的探討，限於篇幅及心力，本論文僅為初探，公文考試尚有許多可探討的主題，相關課題研究，留待他日另行撰文深究。

徵引文獻

古籍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Fan, Ye. *Book of the Later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南朝宋·劉勰：《文心雕龍》，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Liu, Xie. *Literary Mind Carving Dragon*,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478.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9】
- 唐·杜佑：《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Du, You. *Tong Dian*,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60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唐·陸贄：《翰苑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Lu, Zhi. *Han Yuan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07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Lui, Xu, et al.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Taipei: Ting Wen, 1976】
- 宋·王銍：《四六話》，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Wang, Zhi. *Shi Liu Hua*, in Wang, Shui-zhao (Editor). *Li Dai Wen Hua*, Vol.1.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宋·王應麟：《辭學指南》，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Wang, Ying-lin. *Ci Xue Zhi Nan*, in Wang, Shui-zhao(Editor). *Li Dai Wen Hua*, Vol.1.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Ye, Shao-weng. *Si Cho Wen Jian Lu*,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03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Zhao, Ru-yu(Editor). *Song Ming Chen Zou Y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31.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宋·歐陽修：《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1983-1986 年)。**【Ouyang, Xiu. *Wen Zhong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10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Ouyang, Xiu, et al. *A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Taipei: Ting Wen, 1985】**
-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Luo, Da-jing. *A criticism on the reig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86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元・脫脫等撰：《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Tou, Tou, et al.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Taipei: Ting Wen, 1976】**
-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Tou, Tou, et al.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Taipei: Ting Wen, 1983】**
- 元・郭明如編：《新編詔誥章表機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5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Guo, Ming-ru(Editor). *Xin Bian Zhao Gao Zhong Biao Ji Yao*,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457.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元・郭明如輯，劉瑾增廣：《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收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第 5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Guo, Ming-ru(Editor); Liu, Jin (Author). *Xin Bian Zhao Gao Zhang Biao Shi Wen Ni Ti*, in *Ri Ben Guo Li Gong Wen Shu Guan Cang Song Yuan Ben Han Ji Xuan Kan*, Vol. 5.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2013】**
- 元・郭明如輯，劉瑾增廣：《新編詔誥章表事實》，收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第 5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Guo, Ming-ru(Editor); Liu, Jin (Author). *Xin Bian Zhao Gao Zhang Biao Shi Shi*, in *Ri Ben Guo Li Gong Wen Shu Guan Cang Song Yuan Ben Han Ji Xuan Kan*, Vol. 5.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2013】**
- 元・陳高：《不繫舟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Chen, Goa. *Bu Ji Zhou Yu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21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元・陳繹曾：《文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1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Chen, Yi-ceng. *Wen Quan*,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bu, Vol. 416.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Su, Tian-jue. *Zi Xi Wen Gao*,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214.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方弘靜：《千一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Fan, Hong-jing. *Qian Yi Lu*,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12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Wang, Shi-zhen. *Yan Shan Tang Bie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0.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年，影印明萬曆世經堂刊本）。
【Wang, Shi-zhen. *Yan Zhou Shan Ren Si Bu Gao*. Taipei: Wei Wen Bookstore, 1976, Duplicated Ming Wan Li Shi Jing Tang Ke Ben】
-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4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Wang, Shi-zhen. *Yan Zhou Shi Liao Qian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Shibū, Vol. 48.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Qiu, Xun. *Da Xue Yan Yi Bu*,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71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朱荃宰：《文通》，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 3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Zhu, Quan-zai. *Wen Tong*, in Wang, Shui-zhao(Editor). *Li Dai Wen Hua*, Vol. 3.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0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Zhu, Guo-zhen. *Yong Chuang Xiao Pin*,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Zibu, Vol. 106.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Wu, Ne (Author); Yu, Bei-shan (Proofreader). *Wen Zhang Bian Ti Xu Shu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明·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Song, Lian, et al.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Taipei: Ting Wen Book Store, 1977】
- 明·舊題李叔元：《新鐫諸名家前後場肆業精訣》（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 32 年（1604）建邑書林陳氏存德堂刊本）。【Li, Shu-yuan. *Xin Qie Zhu Ming Jia Qian Hou Chang Yi Ye Jing Jue*.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ollected, Ming Wan Li 32nd Year(1604), Jian Yi Shu Lin Chen Shi Cun De Tang Kan Ben】
-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51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Li, Wei-zhen. *Da Bi Shan Fang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bu,

- Vol. 151.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明·李齡：《宮詹遺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Li, Ling. *Gong Zhan Yi Gao*, in *The ex-included Catalogue Series for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Vol. 5:17.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Shen, De-fu. *Wan Li Ye Huo B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 明·林希元：《林次崖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Lin, Xi-yuan. *Lin, Ci-ya Wen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bu, Vol. 75.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明·胡松：《唐宋元名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Hu, Song. *Tang Song Yuan Ming Biao*,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38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郎瑛：《七修類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Lang, Ying. *Qi Xiu Lei Gao*,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12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夏良勝等纂：《（正德）建昌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1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Xia, Liang-sheng. *Zheng De Jian Chang Fu Zhi*, in *Tian Yi Ge Cang Ming Dai Fang Zhi Xuan Kan*, Vol. 11. Taipei: Shin Wen Feng, 1985】
-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Xu, Shi-ceng(Author); Luo, Gen-ze(Annotator). *Wen Ti Ming Bian Xu Shu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明·徐階等纂修：《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年）。【Xu, Jie, et al.(Editor). *Ming Shi Zong Shi Lu*.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c Sinica, 1964】
-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Xi, Xiang-mei. *Liang Zhe Ming Xian Lu*,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bü, Vol. 113.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明·晁瑣：《晁氏寶文堂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Chao, Li. *Chao Shi Bao Wen Tang Shu Mu*,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919.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Zhu, Yun-ming. *Huai Xing Tang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260.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袁黃：《遊藝塾續文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Yuan, Huang. *You Yi Shu Xu Wen Gui*,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718.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孫承澤：《天府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Sun, Cheng-ze. *Tian Fu Guang Ji*,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730.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張一卿：《新鐫古表選》，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史部第 20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Zhang, Yi-qing. *Xin Juan Gu Biao Xuan*, in *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Shibub, Vol. 5:20.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明·張自烈撰，謝蒼霖點校：《芑山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年）。【Zhang, Zi-lie(Author); Xie, Cang-lin(Annotator). *Qi Shan Ji*.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明·張孚敬：《太師張文忠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7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Zhang, Fu-jing. *Tai Shi Zhang, Wen-zhong Gong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bu, Vol. 77.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明·張居正撰，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Zhang, Zu-zheng(Author); Zhang, Shun-hui(Compiler). *Zhang, Ju-zheng Ji*.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1994】
- 明·曹灼輯：《表學軌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 2 年（1568）婁東曹氏刻本）。【Cao, Zhuo-ji. *Biao Xue Gui Fan*.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ollected, Ming Long Qing 2nd Year (1568), Lou Dong Cao Shi Ke Ben】
-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Chen, Zi-long. *An Ya Tang Gao*,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388.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陳仁錫：《無夢園遺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Chen, Ren-xi. *Wu Meng Yuan Yi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bu, Vol. 142.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明·陳仁錫輯：《皇明表程文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5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Chen, Ren-xi(Editor). *Huang Ming Biao Cheng Wen Xuan*,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u Bian*, Vol. 51.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明·陳壇輯：《名家表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13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 年)。【Chen, Kai-ji. *Ming Jia Biao Xuan*,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u Bian*, Vol. 13. Jinan: Qilu Press, 2001】
-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Chen, Ji-ru. *Chen, Mei-gong Ji*,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380.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程敏政編：《明文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Cheng, Min-zheng(Editor). *Ming Wen Heng*,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37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馮琦：《宗伯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Feng, Qi. *Zong Bo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bu, Vol. 16.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明・黃佐：《南雍志》（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年，影印明嘉靖 23 年（1544）刻本）。【Huang, Zuo. *Nan Yong Zhi*. Taipei: Wei Wen Bookstore, 1967, Duplicated Ming Jia Jing 23rd Year（1544）Ke Ben】
- 明・黃佐：《翰林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Huang, Zuo. *Han Lin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59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黃汝亨：《寓林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Huang, Ru-heng. *Yu Ling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bu, Vol. 42.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明・黃瑜：《雙槐歲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3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Huang, Yu. *Shuang Huai Sui Chao*,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Zibu, Vol. 239.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Yang, Shi-qi. *Wen Yuan Ge Shu Mu*,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67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萬時華：《溉園集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Wan, Shi-hua. *Gai Yuan Ji Er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bu, Vol. 16.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明・葉盛：《水東日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Ye, Sheng. *Shui Dong Ri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041.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Guo, Ting-xun. *Ben Chao Fen Sheng Ren Wu Kao*,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53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明・蔡清：《虛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Cai, Qing. *Xu Zhai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257.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明・鄭鄮：《峯陽草堂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Zheng, Wan. *Mi Yang Cao Tang Wen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bu, Vol. 126.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明・謝鐸：《桃溪淨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8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Xie, Duo. *Tao Xi Jing Gao*,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bu, Vol. 38.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Ding, Bing. *Shan Ben Shu Shi Cang Shu Zhi*,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927.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Fang, Yi-zhi. *Fu Shan Wen Ji Qian Bian*,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398.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毛奇齡：《西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Mao, Qi-ling. *Xi He J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1320.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清・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Wang, Shi-zen. *Gu Fu Yu Ting Za Lu*,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870.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清・王夫之：《噩夢》，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4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Wang, Fu-zhi. *Nightmares*,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945.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5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Wu, Zhen-yu. *Yang Ji Zhai Cong Lu*,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158.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年)。【Fan, Bang-dian. *Tian Yi Ge Shu Mu*,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920.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Ji, Yun, et al..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Imperial Library*.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Xu, Song(Author); Meng, Er-dong(Annotator). *Deng Ke Ji Kao Bu Zheng*. Beijing: Beijing Yan Shan Publishing, 2003】
-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清光緒25年（1899）刻本）。【Kun, Gang, et al. *Qin Ding Da Qing Hui Dian Shi Li*. Taipei: Sin Wen Feng, 1976, Qing Guang Xu 25th Year (1899) Ke Ben】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Zhang, Ting-yu, et al.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Ting Wen, 1975】
- 清・清高宗敕纂：《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Qing, Gao-zong. *Da Qing Hui Dian Ze Li*,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62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影印民國20年（1931）間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清聚珍本）。【Chen, Meng-lei(Editor). *Gu Jin Tu Shu Ji Cheng Wen Xue Dian*. Taipei: Ting Wen, 1977, Duplicated Minguo 20th (1931) Shanghai Zhonghua Book Press Duplicated Qing Ju Zhen Ben】
- 清・傅維麟：《明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3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Fu, Wei-lin. *Ming Shu*,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bu, Vol. 39.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1997】
- 清・黃中堅：《蓄齋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Huang, Zhong-jian. *Xu Zhai Ji*, in *The ex-included Catalogue Series for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Vol. 8:27.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Huang, Yu-ji (Author); Qu, Feng-qi and Pan, Jing-zheng(Editor). *Bibliography of Qianqingt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清・萬斯同：《明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Wan, Si-tong.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325.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年)。**【Qian, Da-xin. *Yuan Shi Yi Wen Zhi*,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91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Qian, Cheng-zhi. *Tian Jian Wen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bu, Vol. 144.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近人論著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Editorial Committee. *Zhong Guo Gu Ji Shan Ben Shu Mu: Zhib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Editorial Committee. *Zhong Guo Gu Ji Shan Ben Shu Mu: Jib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付佳：〈《新編詔誥章表機要》版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 10 月），頁 55-57。
【Fu, Jia. “Xin Bian Zhao Gao Zhang Biao Ji Yao Ban Ben Kao”,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ure*, Vol.2014.4, 2014.10, pp.55-57】
-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Hou, Mei-zhen. “The Test in Eight-legged Essay Composition: A Study on Its Ascendance in the Ming-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ol.23, 2005.12, pp.277-322】**
- 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Nan, Bing-wen and Wu, Yan-ling(Editor). *Ji Jiao Wan Li Qi Ju Zhu*.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體流變》（揚州：廣陵書社，2012 年）。**【Hu, Yuan-de. *Gu Dai Gong Wen Wen Ti Liu Bian*. Yanzhou: Guanling Bookstore, 2012】**
- 姜亞沙等主編：《中國科舉錄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 年）。**【Jiang, Ya-sha, et al(Editor). *Zhong Guo Ke Ju Lu Hui Bian*. Beijing: 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re for Library Resources, 2010】**
- 郭培貴：《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年）。**【Guo, Pei-gui. *Ming Dai Ke Ju Shi Shi Bian Nian Kao Zhe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 郭培貴：《明代學校科舉與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 年）。**【Guo, Pei-gui.**

- Ming Dai Xue Xiao Ke Ju Yu Ren Guan Zhi Du Yan Jiu*.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4】
- 楊忠：〈日藏《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新編詔誥章表事實》初探〉，《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10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12。【Yang, Zhong. “Ri Cang Xin Bian Zhao Gao Zhang Biao Shi Wen Ni Ti Xin Bian Zhao Gao Zhang Biao Shi Shi Chu Tan”, *Collected papers of China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Vol.10.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12】
-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年）。【Ningbo Tianyige Museum. *Tian Yi Ge Cang Ming Dai Ke Ju Lu Xuan Kan Hui Shi Lu*. Ningbo: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0年）。【Ningbo Tianyige Museum. *Tian Yi Ge Cang Ming Dai Ke Ju Lu Xuan Kan Xiang Shi Lu*. Ningbo: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2010】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Zhao, Er-xun, et al. *Draft History of Q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Editorial Department. *Ming Dai Deng Ke Lu Hui Bian*. Taipei: Student Book, 1969】
-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Qian, Mao-we. *Guo Jia Ke Ju Yu She Hui —— Yi Ming Dai Wei Zhong Xin De Kao Cha*.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4】
- 嚴紹璁：《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Yan, Shao-dang. *Ri Cang Han Ji Shan Ben Shu L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A Study on Government Documents of Zhao, Gao, Biao of the Provincial Exam and the Capital Exams

Ho, Mei-chen

(Received June 30, 2017 ; Accepted October 17, 2017)

Abstract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government document exams in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The government documents, Zhao and Gao were used for the monarch to his subjects, and Biao was used for the subjects to the monarch, which were mainly as the second exam in the provincial exam and the capital exam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research firstly clarifi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bibliographies of the exam regulation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Houngwu Emperor and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ment document exams. Subsequently, it discuss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setting the government document exams and the abuses to overstress the Classics in the first exam, which made the government document exams neglected.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examinees preferred choosing Biao, scarcely choosing Zhao and Gao, to complete the exam even though the three types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were as choices.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Chenghau Emperor, Biao was not only solely selected as a part of the exam, but also compiled as anthologies for the preparation book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reasons to the partiality is elaborated through exploring the styles of the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with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na.

Key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government document exams, provincial exams, capital exams, Ming Dynasty